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韵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韵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27572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27577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金宏达

页数：42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惠及后人的绿荫　　近代散文之大变，起于“五四”。
盖自“五四”，白话文蔚为大宗，又经新思潮鼓荡、化融，神貌、体式、手段均大幅刷新。
毕竟风云际会，又有才学源流，如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冰心、朱自清等，出手不凡，锋发韵流，一时佳作迭呈，新文学处女地上，纷葩烂漫，堪称胜景。
时移世易，后之读者，仍愿捧诵“五四”及稍后各家文章，名篇范文，熟记于心，一则是深怀敬意，不无“饮水思源”之念——当时一批弄潮儿，或许无心插柳，却也撑起一片惠及后人的绿荫。
设想若非他们筚路蓝缕，如今满坑满谷的“博客”，“之乎者也”起来，会是何种动静？
二则，虽经时光淘洗，而其风神犹在，魅力未减。
鲁迅的沉雄、周作人的冲和、徐志摩的俊逸、冰心的清丽、朱自清的工致、郁达夫的狷放、俞平伯的蕴藉，至今仍令人神驰，标格所立，望之弥高。
此际文字，可比史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千载之下，人们弦诵不辍，时感异香满口。
自然不是篇篇上乘，而良金美玉之属，俯拾皆是，你不由不信，此即天然资质，出于彼时彼土，不可替代，不可再生，世上万千旖旎风光，到此必得驻足一观。
诚然，岁月暌隔，世事沧桑，遥遥乎将近百年，才士辈出，文情渊茂，鱼龙曼衍，变化万方，粲然可观者，云蒸霞蔚。
又何况，这头与那头之间，定有无法缩减的距离；初生与长成之际，亦有阶段分明的印记。
今之视者，自不免如壮汉之视小儿，怜其新嫩，而诮其稚弱了。
余光中之批评朱自清散文，大抵类是。
然而，文章何为上乘，容可商量，其实尺度，因人因时而异，未必一律。
我以为细则无须厘定，大率一看境界，二品神韵，三赏才藻；文式无分骈散，语体无论文言白话，苟有可采者，当不计其是古是今，均可珍视之。
当代人有当代的认可标准，此标准不应惟一，而宜多元，不应褊窄，而宜弘阔。
文章虽代有流变，却也有基本元素与律则，既供给阅读之快感，亦左右积累与传承。
现代散文而今仍能常伴我们左右，正是以此。
故以当代的高度蔑视前人，恐非好态度。
诚然，新文学开山之初，作者大抵从旧营垒中来，仓促上阵，兵器未谙，手法亦生，无庸讳言，一些文字，确实浅白、散漫和随意，稚拙痕迹，不难寻见。
尊重前贤与历史，当然也不可良莠不分，将稚弱奉为法式，以浅白炫为至味，毕竟散文不是一味散漫，写意更不是全然无意。
可惜的是，我们看到不少选本，疏于甄选，往往捆柴式地将精品与次品一起送上，徒滋混淆与遮蔽。
本集编选，未敢自诩精当，然自立一原则，用现今一个流行的反语法句式说，“给一个理由先”，即入选之文，大抵皆随手记下一二心得，或日点评，虽未必是不刊之论，却至少对自己之选做一个交待，故尔左右权衡，上下比照，大费周章。
名篇范文，不可不录，然亦不可尽录，比起尽录名文，旁搜另荐，或许更有价值，多些流传，多些累积，善莫大焉。
为精读计，一些文字过长的篇什就不选了，另一些文艺腔过重而不适宜于诵读的，也不选，在我看来，真正好的文章，除却沉思和翰藻，还是要琅琅上口，庶几便于精读。
所选名家，大率顾及其实绩与影响，篇幅所限，未及人人周到，亦未奉行“一人一篇”制，好在并非金榜，疏漏与缺憾，但付一笑可也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近代散文之大变，起于“五四”。
盖自“五四”，白话文蔚为大宗，又经新思潮鼓荡、化融，神貌、体式、手段均大幅刷新。
毕竟风云际会，又有才学源流，如鲁迅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冰心、朱自清等，出手不凡，锋发韵流，一时佳作迭呈，新文学处女地上，纷葩烂漫，堪称胜景。
本书收录了1917-1949年中国现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。
鲁迅的沉雄，周作人的冲和，徐志摩的俊逸、冰心的清丽，朱自清的工致、郁达夫的狷放、俞平伯的蕴藉，至今仍令人神驰，标格所立，望之弥高。
此际文字，可比史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千载之下，人们弦诵不辍，时感异香满口。
自然不是篇篇上乘，而良金美玉之属，俯拾皆是，你不由不信，此即天然资质，出于彼时彼土，不可替代，不可再生，世上万千旖旎风光，到此必得驻足一观。
本书收录中国现代散文大家的经典作品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鲁迅001范爱农鲁迅005死后鲁迅012夜颂鲁迅016差不多先生传胡适018鸟声周作人020乌篷船周作人022两个鬼周作人025三诗人之死郭沫若027春的林野许地山03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036荷塘月色朱自清044《燕知草》序朱自清047打橘子俞平伯050稚翠和她的情人俞平伯055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冰心060再寄小读者冰心063翡冷翠山居闲话徐志摩066契诃夫的墓园徐志摩069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徐志摩074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080西溪的晴雨郁达夫085记风雨茅庐郁达夫088黄昏茅盾091风景谈茅盾093鲁文之秋徐讦098访笺杂记郑振铎103殉情的鲎许钦文110书房的窗子杨振声112杭江之秋傅东华116听琴陈源121木乃伊巴金125爱尔克的灯光巴金129落花生老舍133宗月大师老舍136想北平老舍140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143藕与莼菜叶圣陶146命相家夏丏尊149谈吃夏丏尊153画饼充饥的新年多吉庆孙福熙157清华园之菊孙福熙165西湖的雪景钟敬文173荔枝钟敬文179女人梁实秋182雅舍梁实秋186说避暑之益林语堂189记春园琐事林语堂192口中剿匪记丰子恺196沙坪小屋的鹅丰子恺199茶铺废名204五祖寺废名208鸭窠围的夜沈从文212箱子岩沈从文219雪晴沈从文225窗子以外林徽因231一片阳光林徽因238观火梁遇春242途中梁遇春246“ 春朝 ”一刻值千金梁遇春252咬菜根朱湘257想入非非朱湘259囚绿记陆蠡263竹刀陆蠡266芦沟晓月王统照272冬夜艾芜276雨前何其芳278魔术草何其芳280山水李广田283回声李广田287寻梦人唐瞍292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冯至299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冯至303切梦刀李健吾307蔌原大旭李健吾310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315论快乐钱钟书320阴杨绛324收脚印杨绛326野渡柯灵329苏州拾梦记柯灵332天冬草吴伯箫337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吴伯箫340辣椒王了一344骑马王了一347故乡的杨梅鲁彦350野店臧克家354巴东三峡刘大杰358烟吴组缃363绕室旅行记施蛰存369旧家的火葬夏衍376风雨中忆萧红丁玲380谷之夜芦焚384雁楚图南389忆江南方令孺391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余冠英394山窗读画记苏雪林398我们的海沉樱405种树魏金枝409江之歌丽尼414

章节摘录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　　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
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
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
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
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
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
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
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
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
他很高兴；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
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 美女蛇 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
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卧。
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
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
门外像是风雨声。
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豁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
后来呢？
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娱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结末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
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
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
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.　　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
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
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
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
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 张飞鸟 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
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
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
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
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
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
Ade，我的蟋蟀们！
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
……　　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
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
中间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
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
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　　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
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
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
　　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
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
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　　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
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　　“不知道！
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　　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
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　　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
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　　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．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
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　　“人都到那里去了！
”　　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
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　　“读书！
”　　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
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。
先生自己也念书。
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　　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……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干杯未醉嗬……。
”　　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　　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
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
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
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

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
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；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
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九月十八日　　范爱农——《旧事重提》之十　　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
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
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——　　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
”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
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
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
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
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“何必推举呢？
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——。
”他说。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
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
于是又争起来。
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
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
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
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——　　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
”　　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
”　　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
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年，头上却有了白发了，但也许本来就有，我先前没有留心到。
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，破布鞋，显得很寒素。
谈起自己的经历来，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，不能再留学，便回来了。
回到故乡之后，又受着轻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几乎无地可容。
现在是躲在乡下，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。
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，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。
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，于是我们便喝酒。
从此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访我，非常相熟了。
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，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。
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，便问他：——　　“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
”　　“你还不知道？
我一向就讨厌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们。
”　　“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么？

”　　“怎么不知道。
我们到横滨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？
你看　　不起我们，摇摇头，你自己还记得么？
”　　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。
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，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。
汽船一到，看见一大堆，大概一共有十多人，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，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，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，便放下公事，拿着仔细地看。
我很不满，心里想，这些鸟男人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。
自己不注意，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。
检验完毕，在客店小坐之后，即须上火车。
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，甲要乙坐在这位上，乙要丙去坐，揖让未终，火车已开，车身一摇，即刻跌倒了三四个。
我那时也很不满，暗地里想：连火车上的坐位，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……自己不注意，也许又摇了摇头。
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，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。
岂但他呢，说起来也惭愧，这一群里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；被害的马宗汉烈士；被囚在黑狱里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。
而我都茫无所知，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。
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，却不在这车上，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。
　　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，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。
让坐时喧闹，检查时幽静，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，试问爱农，果然是的。
　　“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？
是谁的？
”　　“还不是我们师母的？
”他瞪着他多白的眼。
　　“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，又何必带这东西呢？
”　　“谁知道呢？
你问她去。
”　　到冬初，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，然而还喝酒，讲笑话。
忽然是武昌起义，接着是绍兴光复。
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，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，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　　“老迅，我们今天不喝酒了。
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。
我们同去。
”　　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，满眼是白旗。
然而貌虽如此，内骨子是依旧的，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，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，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……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，几个少年一嚷，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，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。
　　他进来以后，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，大做王都督。
在衙门里的人物，穿布衣来的，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，天气还并不冷。
　　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，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。
爱农做监学，还是那件布袍子，但不大喝酒了，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。
他办事，兼教书，实在勤快得可以。
　　“情形还是不行，王金发他们。
”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，慷慨地说，“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。
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。
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，一个是德清先生。

为社会，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。
”　　我答应他了。
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，发起人诚然是三个。
五天后便见报，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；此后是骂都督，都督的亲戚、同乡、姨太太……
　这样地骂了十多天，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，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，还骂他，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。
　　别人倒还不打紧，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，叮嘱我不要再出去。
但我还是照常走，并且说明，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，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，而杀人却不很轻易。
况且我拿的是校款，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，不过说说罢了。
　　果然没有来杀。
写信去要经费，又取了二百元。
但仿佛有些怒意，同时传令道：再来要，没有了！
　　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，却使我很为难。
原来所谓“诈取”者，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，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。
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，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。
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，第一个问题是：收不收？
决议曰：收。
第二个问题是：收了之后骂不骂？
决议曰：骂。
理由是：收钱之后，他是股东；股东不好，自然要骂。
　　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。
都是真的。
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，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，质问我道——　　“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？
”　　“这不是股本……”　　“不是股本是什么？
”　　我就不再说下去了，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，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，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，不肯为社会牺牲，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。
　　然而事情很凑巧，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。
爱农也很赞成，但颇凄凉，说——　　“这里又是那样，住不得。
你快去罢……。
”　　我懂得他无声的话，决计往南京。
先到都督府去辞职，自然照准，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，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，不是校长了。
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。
　　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，被一群兵们捣毁。
子英在乡下，没有事；德清适值在城里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
他大怒了。
自然，这是很有些痛的，怪他不得。
他大怒之后，脱下衣服，照了一张照片，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，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，向各处分送，宣传军政府的横暴。
我想，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，尺寸太小，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，如果不加说明，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，倘遇见孙传芳大帅，还怕要被禁止的。
　　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，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。
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。
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，这是他非常希望的，然而没有机会。
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，也时时给我信，景况愈困穷，言辞也愈凄苦。
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，便在各处飘浮。

不久，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，说他已经掉在水里，淹死了。
　　我疑心他是自杀。
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，不容易淹死的。
夜间独坐在会馆里，十分悲凉，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，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，虽然并无证据。
一点法子都没有，只做了四首诗，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，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。
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，起首四句是：“把酒论天下，先生小酒人，大圜犹酩酊，微醉合沉沦。”中间忘掉两句，末了是“旧朋云散尽，余亦等轻尘。”
　　后来我回故乡去，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。
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，因为大家讨厌他。
他很困难，但还喝酒，是朋友请他的。
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，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，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，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。
“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，拆开来一看，是鲁迅来叫我的。”他时常这样说。
　　一天，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，回来已过夜半，又是大风雨，他醉着，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。
大家劝阻他，也不听，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。
但他掉下去了，虽然能浮水，却从此不起来。
　　第二天打捞尸体，是在菱荡里找到的，直立着。
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。
　　他死后一无所有，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。
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，因为一经提议，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，——其实还没有这笔款，大家觉得无聊，便无形消散了。
　　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？
倘在上学，中学已该毕业了罢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编辑推荐

风云际会，锋发韵流，鲁迅，周作人，朱自清，徐志摩，英华秀发，著手成春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